

諸

子

平

議

諸子平議卷二十一

德清俞樾

韓非子

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

初見秦

樾謹按事者治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內篇屢見詩卷耳篇毛傳曰采采事采之也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蓋事訓治故一一用意謂之事也此言有功無功相事正一一用意之義謂分別其有功無功不混淆也秦策作不攻耳無相攻事也與上下文義不屬蓋後人不達事字之義而

臆改其功與攻則古字通用

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

懋謹按秦策無稷字讀廟字絕句是也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皆三字爲句後人誤以令字上屬成四字句遂于上句加稷字配之耳置宗廟令義不可通此言荆人置宗廟非言其置令也古宗廟亦未聞有令足知其非矣下文曰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稷字亦衍文令下亦當有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十

字秦策闕此句後人據以刪韓子而令字誤屬上讀  
故得僅存耳夫率天下以與秦爲難故失霸王之道  
若惟是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則是魏之得  
猶未足以見秦之失也然則此句不可闕因一字之  
幸存而全句轉可據補也

趙危而荆狐疑

樾謹按秦策作趙危而荆狐盧氏文昭羣書拾補顧  
氏廣圻韓非子識誤竝謂當從之然存韓論云趙氏  
破膽荆人狐疑則狐疑字不誤盧顧說非

下不能盡其民力

樾謹按下當從秦策作上惟以上言故曰其民若以  
下言則但曰不能盡其力足矣盧氏拾補反以策爲  
非失之上文曰號令不治賞罰不信此正上之所以  
不能盡民力民力之不盡其故在上不在下當言上  
不能不當言下不能也

大王垂拱以須之

樾謹按秦策作大王拱手以須吳師道補曰韓作須  
之然則韓非異於國策者但句末多之字其拱手字  
必與國策同若作垂拱以須之則吳師道何以不及  
乎此必後人所改當依國策訂正

不能剋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

樾謹按運乃軍字之誤上云大王又并軍而至此云  
軍罷而去文義正相應蓋不能勝則宜退既不能剋  
又不能反故其軍至於罷病而後去也軍誤作運義  
不可通顧氏識誤斷運字爲句謂反當作及運讀曰  
餽失之迂曲矣

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

樾謹按皆字衍文蓋卽比字之誤而複者秦策作外  
者天下比志甚固無皆字

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

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則轉可以移書定也

存韓

懋謹按轉字無義趙用賢本作韓是也此篇名存韓本因秦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為是說勸之釋韓而伐趙趙齊事畢而韓可移書定正見韓之不必伐也乃乾道本道藏本皆作轉則字之誤久矣趙本固多臆改然亦當以文義求之未必趙本皆非古本皆是也盧氏拾補顧氏識誤竝以則韓為非蓋以上文已云從韓而伐趙此不必更言定韓耳今按韓未聞其將伐趙秦何得從韓以伐趙且秦之伐趙亦何必

從韓疑韓字是衍文蓋既使人使荆又與魏質則荆  
魏不與我爲難矣於是從而伐趙從而者繼事之詞  
明其事次第當如此非從他國之謂也後人不達其  
義以爲既言從必有所從之國而妄補韓字以實之  
盧氏顧氏不知上韓字之衍而疑下韓字之非誤矣  
又下文云韓秦強弱在今年耳各本皆同顧氏謂韓  
當作轉尤誤

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子之未可舉

越謹按子字衍文也韓非因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  
韓故上此書言韓之未可舉也誤析子字義不可通



乾道本道藏本皆同惟趙用賢本無子字亦當從之  
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處處則怏然若居濕  
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

懋謹按舊注讀處處則怏然五字爲句訓怏爲妨謂  
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爲妨其說於文義未安顧氏謂  
處處平居也則怏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十一字爲  
句怏苦也以極走則發矣走衍字極困也視舊讀爲  
長然平居不得謂之處處且走與處對文則走字非  
衍也今按此當以處處則怏然若居濕地爲句虛乃  
衍字也蓋卽處字之誤而複者著而不去爲句以極

走則發矣爲句極猶亟也古字通用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倞注竝曰極讀爲亟是其證也此言腹心之病附著不去平居猶可亟走則發矣亟走喻急也舊注曰卒然而走是正讀極爲亟也下文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報當讀爲赴疾之赴禮記少儀篇毋報往喪服小記篇報葬者報虞鄭注竝曰報讀爲赴疾之赴是也若有卒報之事與亟走之喻相應顧氏訓極爲困而刪走字未得其旨

田明辜射

難言

樾謹按舊注曰非罪爲辜射而殺之此曲說也辜射

卽辜磔磔從石聲與射聲相近故得通用辜磔本疊  
韻字荀子正論篇斬斷枯磔以枯爲辜此云辜射又  
以射爲磔古書每無定字學者當以聲求之矣周禮  
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曰謂磔之田明辜射卽此  
刑也字又作砒史記李斯傳十公主砒死於杜索隱  
曰砒與磔同古今字異耳

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

雙臣

樾謹按威字衍文也藉當讀爲籍詩韓奕篇實畝實  
籍唐石經作實畝實藉是其例矣漢書武帝紀籍吏  
民馬師古注曰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卽此籍字之

義管子輕重甲篇桓公欲藉於室屋欲藉於萬民欲  
藉於六蓄欲藉於樹木與此正同言大臣之祿雖大  
而城市之地不得藉而取之也下云黨與雖眾不得  
臣士卒臣士卒與藉城市相對成文今涉上文是謂  
威淫及國家偏威而誤衍威字則文不成義矣舊注  
云市眾所聚恐其乘眾而生心也不解威字是舊本  
猶未衍也

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

主道

樾謹按下知字當作爲靜則爲動者正猶下文云不  
智而爲智者正也涉上句而誤作知於義不可通

是以不言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

樾謹按道藏本趙用賢本不言下皆有而字當從之乾道本奪去則與下句不一律矣惟下句增字之義殊不可通兩增字疑皆會字之誤不言而善應語本老子不約而善會亦卽老子所謂善結無繩約而不

可解也善會猶善結也會誤作會因又誤爲增耳

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

有度

樾謹按險世之說本作險世所說說讀爲悅舊注曰險世所說邀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

是其所據本未誤

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

懋謹按勢當作誓國語楚語曰居寢有誓御之箴注曰誓近也誓在郎中與遠在千里外正相對戒義誓勢形近而誤或古字通也

法不信則君行危矣

懋謹按危讀爲詭呂氏春秋淫辭篇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與此意相近蓋法不信則君之所行前後違反故曰詭也作危者古字通耳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

詭作危淮南子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竝其證也舊注曰法不信則後不可行故君危也此末違段借之旨危當以君位言不當以君行言足知舊說之非矣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

二柄

樾謹按舊注訓導爲引此未達古語也導當爲道道者由也明主所道制其臣者猶言明主所由制其臣者古語每以道爲由本書孤憤篇曰法術之士奚道得進猶言奚由得進也呂氏春秋貴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猶言由彌子瑕見釐夫人也晏子春

秋諫上篇曰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亦言由裔款以見景公而其字作導可證此文所導之卽所由矣八姦篇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義與此同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樾謹按失刑德而使臣用之不當有非字非衍文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

樾謹按欲見當作見欲與上文見惡見好一例見惡見好卽自見其所欲矣下文曰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正承此而言主道篇曰君無見其所



欲可證此文見欲之義

上有所長事乃不方

揚推

樾謹按舊注曰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一方面成此失其旨也上文曰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然則上固不必有所長矣上有所長是失其爲上之道事乃不方猶言無方也謂不得其方也下文曰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皆承此而言

聽言之道溶若甚醉

樾謹按舊注曰溶閑漫之貌下文動之溶之注亦曰

凡所舉動溶然閑暇顧氏謂不見所出今按溶若甚醉此溶字當爲容言其容有似乎醉也下文動之溶之此溶字當爲溶說文手部溶動溶也動之溶之卽動之溶之也動溶亦作動容孟子盡心篇動容周旋中禮者是也疑古本兩溶字皆止作容一爲容貌之容一爲動容之容傳寫增水旁因失其義矣若天若地是謂累解

懋謹按累解乃疊韻字古人常語也荀子富國篇則和調累解累解與和調並言可知其義楊倞注以爲嬰累解釋非也儒效篇解果其冠楊注引說苑蟹螺

者宐禾爲證然則累解猶蟹螺矣古語雖不盡可通而累解二字平列則塙然無疑舊注曰君用意如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其失與楊倞注荀子同欲爲其地必適其賜

樾謹按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是適與節同義必適其賜者必節其賜也舊注謂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宐失之

下操度量以割其下

樾謹按此當作上操度量以割其下舊注云故上必

當操度量以割斷其下也是其所據本未誤

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洶淵毋使水清

懋謹按顧氏以本字爲衍文是也下句洶字蓋亦衍  
文舊注云淵者水之停積水清鑿之者眾不釋洶字  
是舊本未衍也上云木數披黨與乃離此云掘其根  
木乃不神填其淵毋使水清皆上句三字下句四字  
今衍本字洶字非其舊也至趙本作木枝數披則更  
失之矣

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  
有也

八姦

越謹按道字衍文也所以成姦所以壅劫兩文相對  
讀者見篇首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誤以  
道成姦三字連讀故妄增人之不知所道成姦卽所  
由成姦也義與所以同此旣云所以卽不得復有道  
字矣

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克之

十

越謹按伐虢下脫克字下云又克之正承此而言呂  
氏春秋權勳篇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是  
其證

其脩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

爲治 孤憤

樞謹按其脩士三字衍文也上文云其脩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此云不能以貨賂事人則總蒙脩士智士爲文言其皆不能也恃其精潔當作恃其精潔治辯因衍其脩士三字則此文專屬脩士遂刪去治辯二字耳舊注云智士不重說似闕文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

說難

蘅謹按此兩文相對言其意雖甚卑下而有所不能  
己則說者必爲之飾其美反若以其不行而少之如  
此乃見不能己之不足爲病矣其意雖甚高尚而有  
所不能及則說者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反若以  
其不行而多之如此乃見不能及之不足爲恥矣不  
能己者若犬馬聲色之好是也爲之飾其美若管子  
以是數者爲不害霸是也不能及者若堯舜之道仁  
義之說是也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若陳賈謂仁智  
周公未能盡是也舊注所說皆未了且此與上文彼  
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本不相蒙舊注必牽

合爲說空其不可通矣

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

樾謹按上得字衍文也道所當作所道此所道親近不疑猶曰此所由親近不疑古書每以道爲由說已見前矣史記作此所以親近不疑所道卽所以也讀者不解道字而誤倒之又妄增入得字遂至不可通矣

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  
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

姦切試臣

樾謹按得字衍文此論有術者之爲人臣其道如此



非論得不得也蓋涉下文度數之言得效於前而衍  
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  
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

懃謹按不得不愛我當作不得不爲我涉下句而誤  
耳下文曰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不可不爲卽不得  
不爲也又曰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天下不  
得不爲己聽此使人不得不爲我之義也可據以訂

正

父之愛子也猶可以而害也

懃謹按以字衍文也可而卽可以也墨子尙賢篇曰

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又曰  
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呂氏春秋功  
名篇曰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  
賢主不可而不此事竝其證也此文本云父之愛子  
也猶可而害也賤人不違古語於而上又增入以字  
則不可通矣

託於犀車良馬之上

黽謹按漢書馮奉世傳注引晉灼曰犀堅也然則犀  
車良馬卽堅車良馬吳子應變篇曰車堅馬良是其  
義也顧云犀字未詳偶失考耳

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  
亡發

樾謹按民下脫不字民不信其相下不能其上兩文  
相對民所不信下所不能而人主弗能廢故曰可亡  
也

變徧而心急

樾謹按變當讀爲辯說文心部辯一曰急也是與徧  
同義作變者聲近段借也易文言傳由辯之不早辯  
也釋文曰辯荀作變孟子告子篇萬鍾則不辨禮義  
而受之音義引了音曰辨本作變皆其例矣

故桃左春秋曰備內

樛謹按左疑兀字之誤桃兀蓋卽樛兀之異文楚之  
樛兀亦有春秋之名楚語申叔時所謂教之春秋是  
也故謂之樛兀春秋矣

少索資以事誣主

南面

樛謹按誣字無義疑誘字之誤下文云主誘而不察  
因而多之卽承此而言蓋先少索資而以事誘其主  
主旣爲其所誘乃因而多之也

賞罰無紀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

飾邪

樛謹按此言賞罰無紀則國雖大而兵必弱所以然

者由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文義本甚分明顧氏讀  
國雖大遼兵句謂與上文國雖小富民雖寡強一律  
則兵之一字殊不成義而弱者二字屬下讀於義亦  
未安矣

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爲非者是邪以智過法立智  
如是者禁

樞謹按邪字衍文是以智過法立智七字爲句言自  
以其智過公法立私智也舊注曰以此思之則知凡  
官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也疑其所據本作是以  
知過法立智故其解如此然不說邪字則猶未衍也

今衍邪字於義難通顧氏於前後文句讀一一訂正  
而此句未了由不知邪字之衍耳明凌瀛初本作以  
邪爲智與舊注不合非是

根者書之所謂柢也

解者

樾謹按根上當有直字上文云樹木有曼根有直根  
此云直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  
也曼根者木之所持生也蓋承上文而分釋之韓子  
之意以老子所謂深根固柢者根是曼根柢是直根  
也今奪直字失其旨矣  
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

樾謹按犯寒上當有足以二字言不衣則不足以犯寒也下文曰故聖人衣足以犯寒是其證

設炮烙喻老

樾謹按段氏玉裁謂炮烙本作炮格史記索隱引鄒誕云烙一音閣楊倞注荀子議兵篇云烙音古責反觀鄒楊所音皆是格字無疑鄭康成注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格意紂所爲亦相似段氏此說洵足訂正向來傳寫之誤惟炮格似有二義荀子議兵篇紂剗比干囚箕子爲炮格刑楊注引列女傳曰炮格爲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墜火中紂

與姐已大笑此則炮格爲淫刑以逞之事是一義也若此文云紂爲肉圃設炮格登糟卽臨酒池則似爲飲食奢侈之事別爲一義蓋爲銅格布火其下欲食者於肉圃取肉置格上炮而食之也如此說方與肉圃糟卽酒池一類且因爲象箸而至此正見其由小至大箕子所以畏其卒而怖其始也若是炮格之刑則不特與肉圃諸事不類且與上文爲象箸事亦絕不相干矣呂氏春秋過理篇曰糟卽酒池肉圃爲格格卽炮格不言炮格而直曰爲格卽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爲格也其爲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曰格以



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夫糟三  
酒池肉圃皆是飲食之地何故卽於其地炮炙人乎  
蓋古書說炮格者本有二義當各依本書說之學者  
但知有前一義不知有後一義古事之失傳久矣  
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

懋謹按羨當作美字之誤也下文曰豐年大禾臧獲  
不能惡也美與惡相對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

說林上

懋謹按事字衍文也下文曰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  
僕與行爲官名言佩僕之璽而爲行之事也讀者誤

以行事連讀遂於此文亦增事字矣

子巧於相踈馬而拙於任在腫膝而不任拙於腫膝

林下

樾謹按此乾道本也文錯誤不可讀各本皆作子巧於相踈馬而拙於任腫膝顧氏識誤從之然上文云夫踈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是任膝者馬也非相踈者也安得云巧於相踈馬拙於任腫膝乎疑韓子原文本作子巧於相踈馬而拙於在腫膝在者察也蓋徒知其爲踈馬而不能察知其腫膝之不可任是巧於相踈馬拙於在腫膝也乾道本在腫

膝三字不誤但在上又有任字則因任與在形似又涉上下文諸任字而誤衍耳其下又有而不任拙於腫膝六字全無意義則卽上句之複文傳寫又錯誤當刪去無疑乃各本皆作而拙於任腫膝則徒知乾道本之誤而以意刪改之仍無當也

君曰我愛之信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樾謹按上信字衍文也君曰我愛之之者指鼎而言君固愛鼎不愛信也涉下句而行信字則義不可通因攢而縫 用人

樾謹按攢字無義當作簪荀子賦篇簪以爲交揚

注曰簪形似箴而大是簪亦箴類故曰因簪而縫也  
說文金部鐔可以綴簪物者簪卽鐔之段字亦或作  
摺周易豫九四朋盍簪京作摺是也古本韓子當亦  
作摺傳寫因誤爲摺矣

厚賞之使人爲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鱸是以  
效之內儲說上七術

樾謹按是以效之當作以是效之效者明也是卽指  
婦人漁者而言謂厚賞之下可使人人爲賁諸以婦  
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鱸明之也下文云鱸似蛇蠶似  
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

握鐘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孟賁是其義也苟  
子正論篇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  
也楊注曰效明也與此文句法正同今誤作是以效  
之舊注曰此得利忘難之效也失其解矣

臣請使王遇之遇

樞謹按上遇字當作與上文云王何不試與之遇乎  
故此云臣請使王與之遇乾道本作遇之遇傳寫誤  
耳道藏本改下遇字爲乃字屬下讀趙本并刪乃字  
均非其舊

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

謹按不至當作不生言犯輕罪者不得生則自無罪也商子去強篇曰輕者不生重者不來是其證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眾壅離其水也

櫛謹按此言辜磔其人而棄尸於水水之中流爲積尸壅遏遂至分流是謂壅離其水極言辜磔者之多也舊注云又設防禁遮擁令人離其水也據下文云大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又曰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竝無設禁遮擁令人離水之義且設禁遮擁令人離水而猶竊金不止則是設禁之未善與下文不必得

及知必死之意不相應矣顧曰離讀爲籬此亦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辭

哀公懼自將眾輒救火者

榘謹按輒當爲趣者字衍文上文云魯人燒積澤所謂火田也哀公實親在其間及火南倚將燒國故哀公懼自將眾趣救火也趣誤作輒蓋以形似之故又因下文三言救火者而亦衍者字於是其義愈晦并輒字之誤莫之能正矣

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

榘謹按此本作△王知之走字衍文也舊注於上經

云佯遂所愛令君知而不疑令君知卽令王知也可  
證舊本之無走字

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割

樾謹按割字涉注文割爪不誠而衍顧氏已訂正矣  
臣藏本作誠顧謂誠不句絕不否同字此說非也誠  
不當作不誠注云割爪不誠則其所見本未倒也下  
文云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注云偽報有白馬  
者是不誠信正與此一律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

內儲說下六微

樾謹按北齊書顏之推傳觀我生賦祇夜語之見忌



甯懷之是恃皆本此書疑古本韓子久語作夕語  
古人以見謂之朝夕見謂之夕

公叔相韓而有攻齊

樾謹按爾雅釋詁攻善也有讀爲又相韓而有攻齊  
謂相韓而又善齊也下文云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  
於韓其義相同藏本趙本改攻作功失之

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

樾謹按入字行文也上文云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  
喜新與季辛惡與此條情事相同文法亦一律此云  
陳需新不善犀首猶彼云司馬喜新與季辛惡也

能爲之諸侯乎

樾謹按爲字衍文也能之諸侯乎言能適諸侯乎左傳作能行乎是其證也

被王衣

樾謹按王當作玉三國志魏文帝紀注云舜承堯禪被珍裘玉衣猶云珍裘矣古人於美好之物皆曰玉食言玉食衣言玉衣其義同也此與下文之握玉環本同作玉後人不解而臆改耳

先問鄩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

樾謹按與當作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注曰故書舉

爲與是其例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  
釋文引沈云舉謂記錄之也然則盡舉姓名爲悉記  
錄其姓名矣

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錘

外儲說左上

樾謹按乾道本託誤作記當從道藏本訂正趙用賢  
本託下有慕字則由誤讀下文而衍也下文曰晉國  
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此於託字絕句仕謂  
仕者託謂託者襄二十七年左傳衛子鮮出奔晉託  
於木門終身不仕然則古人自有仕與託之兩途凡  
託於諸侯者君必有以養之觀孟子可見故曰辭仕

託蓋仕可辭託亦可辭也慕叔向者自爲句後人不  
達託字之義誤以託慕連讀遂於此文亦增入慕字  
耳又鍾字無義疑古本止作垂莊子逍遙遊篇其翼  
若垂天之雲崔謨曰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  
然則國之垂猶云國之一面與上文中牟之民弃田  
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文義一律國之垂猶邑之半  
垂亦半也今加金作鍾則不可通矣

請無以此爲稽也

樾謹按稽字無義疑當作指漢書河閒獻王德傳文  
約指明注云指謂意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字亦

作旨孟子告子篇願問其旨是也齊桓伐蔡意在蔡  
姬故管仲請無以此爲指也稽從旨聲故得通借禮  
記王制篇有旨無簡不聽卽尙書呂刑篇有稽無簡  
不聽之異文然則稽旨通用古有徵矣道藏本改稽  
爲規非是

傷者之母泣

樾謹按立字不當有蓋卽泣字之誤而行者  
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播吾刻踈人迹其上

樾謹按踈當作跡卽迹字也迹籀文作速此變作踈  
亦猶迹之變作跡矣古本韓子當作刻人踈其上寫

者依今字作迹而踈字失不刪去遂誤倒在人字之上又誤其字作踈也

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

樾謹按韓子古本當作以馬爲不盡句釋車而走不

盡卽不進也列子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曰進當爲盡是進與盡古通用詩文王篇毛傳訓蓋爲進師古注漢書高帝紀曰進字本作費又作贖皆其例也寫者依本字作進而又失刪盡字遂并失其讀矣

日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

樾謹按曰信名之下當有信義信事四字蓋文公曰  
安信箕鄭告以信名信義信事下乃一一申之也今  
奪之則文不備

跽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

外儲說左

樾謹按舊注曰跽者行步危故曰跽危此曲說也危  
乃跪之省文古謂跽足者爲跽跪內儲說下篇門者  
跽跪請曰是其證也晏子春秋雜上篇別跪擊其馬  
而反之孫氏星衍曰跪足也此說得之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

樾謹按昭卯疑當作明卯卽孟卯也顯學篇云魏任

孟卯之辨是也又作芒卯難三篇云孰與曩之孟嘗  
芒卯是也明孟芒古音俱同孟卯之爲明卯猶孟津  
之爲盟津芒卯之爲明卯猶民眈之爲民萌今作昭  
者蓋與明形似義同因而致誤

吾父獨冬不失袴

越謹按舊注曰刖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  
失也疑其所據本作終不失袴故曰雖終其冬夏無  
所損失今涉注文有冬字而誤終作冬則不可通矣  
別者既不衣袴何有冬夏之別安得獨於冬言不失  
歟當據注訂正



墾草仍邑

樾謹按切當作勑謂勑造其邑也作切者字之誤舊注曰切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訓切爲入未詳其義新序載此事正作勑邑當據以訂正

發廩粟以賦眾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

外儲說右上

樾謹按餘字衍文散府財與發廩粟相對爲文不當有餘字涉下文倉無陳粟府無餘財而衍

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

樾謹按已字當作芑昭十二年左傳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與此歌文義相似史記田敬仲世家

載此歌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字正作芑惟此本以謳苞爲韻芑子爲韻史記作歸乎田成子歸與謳則非韻矣當以此爲正

左右有樂子者

樾謹按樂子卽蘭子也樂與蘭音近說文門部闕矣人宮掖也讀若闕卽其例也列子說符篇宋有蘭子者釋文曰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是蘭子之蘭卽闕之引申義故此書以樂爲之矣

慎而言也人且知女

樾謹按知當作和字之誤也此云慎而言也人且和

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和與隨相爲韵下文云而有  
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  
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匿與意臧與行亦相  
爲韵也若作人且知女則首句失其韵矣

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

越謹按引當作以曰當作日皆字之誤也隸書以字  
或作臥因誤爲引矣蓋因客說宣王宣王說而大息  
故左右以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也

吾適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  
故遂絕愛道也

外儲說右

樾謹按道藏本作吾釋勢與民相收當從之上文云  
彼民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  
勢之爲我用者也是言君民之閒本是以勢相制若  
釋勢而用愛則吾適有不愛民遂不爲我用矣故不  
如絕愛道爲得也文義本甚分明因釋適聲近又涉  
下句有適字故乾道本誤爲適勢顧氏謂適勢適愛  
相對非是

### 五苑之草著

樾謹按著字衍文也蓋涉下文今發五苑之蔬草者  
而於草下衍者字又因草字及下蔬菜字皆從艸遂

又誤者爲著耳舊注曰謂草木著地而生也殊爲曲說

造父方禱得有子父乘車過者

樾謹按得當作見因古得字作尋故得與見二字往往相混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畱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並其證也趙本改得爲時非是顧氏疑得上有闕文亦失之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

樾謹按挑當讀爲翟下文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

翟文之乘注云馬有翟之文是也挑從兆聲與翟聲相近故翟通作挑尚書顧命篇王乃洸頌水鄭讀洸爲濯詩大東篇佻佻公子韓詩佻作嬀爾雅釋魚蜃小者洮眾家本洮作濯竝其例也舊注不知挑卽翟之段字而訓爲雕飾之誤矣

矜僞不長蓋虛不久

難一

樾謹按矜字無義乃務字之誤言務爲詐僞不可以長也管子小稱篇作務僞不久蓋虛不長是其證是子言分謗也

樾謹按此當作是郟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今脫

六字則文義不明下文云故曰邴子之言非分謗也  
益謗也正與此應可以據補

且蹇叔處干而干亡

難二

機謹按干卽虞也莊子刻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釋  
文引司馬云干吳也荀子勸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  
楊倞注曰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子原道篇曰干越生  
葛絺高誘注亦曰干吳也是吳有干名而虞與吳古  
同聲而通用桓十年左傳正義曰譜云虞姬姓也武  
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爲虞仲之後處中國爲西  
吳後世謂之虞公然則虞之始封本爲西吳蓋以別

於荆蠻之吳因春秋經傳皆作虞而西吳之名廢矣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  
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爲虞公夫虞之故城謂之吳城  
是虞卽吳也吳得稱干則虞亦得稱干蹇叔處干卽  
處虞也顧云未詳故具論之

伊尹自以爲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爲虜干穆公

樾謹按兩以字皆衍文自由也言山爲宰以干湯由  
爲虜以干穆公也難一曰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  
宰干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爲虜干穆公道亦由也  
與此一律



且夫物眾而智寡寡不勝眾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物以治物下眾而上寡寡不勝眾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 難三

樾謹按故則因物以治物故則二字無義趙本刪則字當從之惟此文有從舊注羸人者韓子原文當云且夫物眾而智寡寡不勝眾故因物以治物下眾而上寡寡不勝眾故因人以知人舊注於上句寡不勝眾云言眾云言智不足以徧知物也於下句寡不勝眾云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傳寫誤入正文而又有錯誤遂參差而不可讀矣

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 難勢

禮謹按缶乃詘字之誤詘字闕壞而爲出字又因誤爲缶也上文云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此卽勢位足以詘賢者之說趙用賢本作任賢者乃不得其字而臆改不可從也

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

樾謹按兩已字皆當作人已之已卽以勢而言勢者人人得而用之不能使賢者用我而不肖者不用我也顧云已字當有誤未詳由不達古人語意耳

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

樾謹按勢當作設上文云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故此曰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而已矣設誤作勢文不可通顧氏因疑有缺文非是

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問四

樾謹按先王當作先生卽謂堂谿公也堂谿公諷韓子舍全遂之道而肆危殆之行故曰先生有幸臣之意幸臣猶愛臣也呂氏春秋至忠篇王必幸臣與臣之母是也韓子自謂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若從堂谿公之言則仁智之行傷矣故曰然有大傷臣之實此有字當讀爲又

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

說疑

樾謹按伯陽乃舜七友之一晉字衍文顛氏識誤已及之矣惟顛頡晉人而係之秦僑如魯人而係之衛爲不可曉且其人亦非如下文所云伏死窟穴者也據下文云若夫齊田桓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云云疑魯季孫意如晉僑如當作晉顛頡魯僑如而傳寫誤入一文又誤移晉字於伯陽之上遂妄竄入秦字耳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

樾謹按上文自田成子以下凡八人不得言六六疑亦字之誤承上文舜偁堯禹偁舜湯放桀武王伐紂而言故云亦也

若夫轉身法易位全眾傳國最其病也

樾謹按法字衍文傳當爲傳上所謂破國殺身者以國君死社稷而言也故曰尙皆賢主也此所謂轉身易位全眾傳國者則晉靜公齊康公之類是矣以其不能死而反見屈於臣故曰最其病也趙本改傳爲傳正得其字惟不知法字之行而刪去身字失之矣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詭使

樾謹按顧云池當作地是也惟城地連文近於不辭  
城疑衍文名之所以成地之所以廣兩文相對不當  
有城字蓋卽成字之誤而衍者

狐蟲爲順辭於前者

樾謹按蟲乃蠱字之誤春秋蟲牢春秋繁露竹林篇  
作蠱牢卽其例矣狐蠱二字連文見僖十五年左右傳  
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

樾謹按狀匿卽藏匿也狀與壯通考工記梟氏凡鑄  
金之狀故書狀作壯是也壯與莊通漢書古今人表  
柳壯檀弓作柳莊是也而藏字說文所無古書多以

臧爲之臧莊聲近狀通作壯壯又通作莊則亦可通  
作臧矣

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

六反

樾謹按美乃筴字之誤上文云嚴愛之筴亦可決矣  
此云決賢不肖愚知之筴其文義正相似作美者形  
近而誤耳趙本改美爲分未得其字

明君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  
也

樾謹按此當作明主之法也揆賊非治所揆也治所  
揆也者是治死人也方與下文刑盜非治所刑也治

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文法律揆賊之揆誤移在上句因移下句治字以補之義不可通矣道藏本趙本但於所揆也者上加一治字猶未盡得也又按揆字未詳何義據與刑盜對文疑字當作殺古字或以蔡爲之尙書禹貢二百里蔡鄭注曰蔡之言殺是蔡殺聲近義通說文米部臣錯引左傳蔡蔡叔今作蔡蔡叔亦其例也蔡誤作葵傳寫者又以意改爲揆耳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八說

樾謹按愛不可爲前猶言無前於此者正見其愛之至也舊注曰不可先以愛養之非是



醫曰詭

八經

樾謹按醫字無義趙本作繫亦非也醫當作翳翳者蔽也下文易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矣易乃見字之誤說本顧氏識誤見功見罪是不翳也不翳而詭乃止可證翳曰詭之義

卽適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

樾謹按疏置當作置疏疏與對今作疏置則不對矣下文曰例言以嘗所疑論反以得陰姦論反當作反論反論與例言相對並傳寫誤也

事大未必有實舉則圖而委效墜而請兵矣

五臺

懋謹按舉則二字誤倒道藏本作則舉當從之韓子  
原文本作事大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矣未  
字兵字皆衍文也言事大必有事大之實非空言事  
大而已舉圖而委效璽而請皆其實也所謂舉圖而  
委者謂舉地圖而委之大國故下文曰獻圖則地削  
也所謂效璽而請者謂收百官之璽效之大國而請  
大國發之也故下文曰效璽則名卑也外儲說右云  
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  
此雖非以小事大然效璽之事則同效璽初非請兵  
淺人不得其解於請下增入兵字殊失本指而趙用

賢本乃於上句委字之下增地字以配之謬矣下文  
曰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未字亦衍文謂  
救小必有救小之實起兵敵大是其實也與此文正  
相對因涉下文救小未必能存句而衍未字遂於事  
大必有實句亦增未字淺人不詳文義率意增益往  
往如此

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  
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  
得勿就

越謹按解舍完三字衍文也事私門而完解舍則遠

戰與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兩文相對不當衍  
此三字也求得則私私乃利字之誤遠戰則安求得  
則利與上文窮危相對安對危言利對窮言也安私  
安則利之所在當作安利之所在上云窮危之所在  
也民安得勿避此云安利之所在安得勿就兩文亦  
相對

其患御者積於私門

樾謹按患讀爲串詩皇矣篇串夷載路毛傳串習也  
釋文曰串本作患是其證也串御蓋謂近習進御者  
趙本竟改作近御失其字矣

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疢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

顯學

樾謹按兩善字皆若字之誤與人相若也猶曰鈞是人也俗書若字作者善字作善兩形相似而誤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

樾謹按者當作諸古字通用禮記郊特牲曰或諸遠人乎儀禮士虞禮注引作或者遠人乎是其證也廣雅釋言諸之也不道仁義諸故卽不道仁義之故與不聽學者之言兩句相對諸之互用古書多有禮記

少儀篇申之而拖諸帶孟子滕文公篇注諸海注之  
江皆是也大戴記將軍文子篇道者孝弟說之以義  
而觀諸體者與諸並猶之也然則此文者字亦自可  
通并不必破爲諸矣顧氏以者字爲衍而以故字屬  
下讀則失其義

諸子平議卷二十一

諸子平議卷二十一

德清俞樾

呂氏春秋一

乘鸞輅

孟春紀

樾謹按鸞本作鑿今作鸞者後人依月令改之也呂氏原文本作乘鑿輅高誘注文本作鸞鳥在衡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鑄銅爲之飾以金謂之鑿輅也蓋高意鑄銅象鸞鳥形故其字從金從鸞省若正文作鸞則不必有鑄銅飾金之說矣明劉如寵本正作乘鑿輅是其所據本不誤惟因正文是鑿字

疑注文不當以鸞鳥爲說遂改注文鸞鳥在衡作鑿  
在鏹則又失注意矣不可從也

還乃賞卿諸侯大夫於朝

樾謹按高注曰三公至尊坐而論道不嫌不賞故但  
言卿諸侯大夫者也據此則卿上無公字畢氏沉曰  
舊本卿上衍公字乃後人據月令增入而不知其與  
注不合其說是也然呂氏原文實有公字其上文云  
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下文  
云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又云反執爵  
十大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並以三公九卿對



言則此文亦必常有公字矣若謂三公至尊不嫌不賞則執爵大寢三公至尊亦何嫌不預而必及之乎然則呂氏原文當與月令同今尊公字者涉下文卿諸侯大夫九推而誤高氏所據本已無公字正高氏序所謂既有脫誤者也不加是正而曲爲之說疏矣夫水之性清土者扣之故不得清

本生

樾謹按高注曰扣讀曰骨骨濁也此注必有錯誤下文曰人之性壽物者扣之故不得壽注曰扣亂也扣字既見於前不應又注於後疑此文物者扣之本作物者滑之高注扣讀曰骨本作滑讀曰骨淮南原道

篇混混滑滑高注曰滑讀曰骨也卽其例矣骨濁也  
當作滑濁也滑滑與混混同故有濁義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

樾謹按下句當作非以性養也涉上句而衍所字則  
義不可通注文有所字亦誤衍也

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

樾謹按無幸必亡乃到句也言其國必亡無可幸免  
也高注未得其義

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

重己

樾謹按高注曰曙明日也然一明日失之文義未安

說文無曙字日部曙且明也文選魏都賦注引作曙  
蓋曙卽曙之俗體耳一曙失之者一旦失之也巨明  
謂之曙故且卽謂之曙矣

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不可未始有別也

樾謹按此當作是死生存亡可未始有別也可不  
卽可否也死生存亡可不皆兩字相對後人不知不  
爲否之段字故又加可字耳序意篇曰若此則是非  
可不可無所遁矣亦當作是非可不其誤正與此同  
壽長至常亦然

樾謹按常乃當字之誤壽長至二字連讀下文高注

日推行仁義壽長自至

大庖不豆

貴公

樾謹按高注曰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已不復  
自列簠簋邊豆也若然則不簠不簋不邊無不可言  
何獨言不豆乎豆當讀爲別廣雅釋詁曰剝裂也玉  
篇曰小裂也大庖不到言大庖但調和五味不親爲  
宰割之事與上句大匠不斲一律古無列字故段豆  
爲之亦或段用脰字後漢書馬融傳脰完羝王氏念  
孫讀脰爲剝是也

上丁命樂正入舞

仲春紀

樾謹按孟春已有命樂正入學習舞之文故月令於仲春止言命樂正習舞不言入學從省也此不云習舞而云入舞文義不足疑呂氏原文本作入學習舞傳寫奪學習二字耳下云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又字承此而言是則入學二字固不可省也

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貴生

樾謹按高氏讀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九字爲句而釋之曰則不治此四官之欲此注非也不欲字當屬上讀弗字疑衍文當曰在四官者不欲句利於生者

則爲句言四官者雖不欲而利於生則爲之與上文  
耳目鼻口雖欲之而害於生則止正相對成誼故其  
下曰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若如高注謂不  
治四官之欲則四官得以擅行大失呂氏本意矣當  
由誤衍弗字故失其讀竝失其諒耳本生篇曰是故  
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  
之義與此同害於性則舍之卽此所謂害於生則止  
也利於性則取之卽此所謂利於生則爲也廣雅釋  
詁曰取爲也然則取與爲字異而義同矣

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

樾謹按鹿字乃麤字之誤莊子讓王篇作顏闔守灑  
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釋文曰苴音麤本或作麤

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

情欲

樾謹按此下竟無一語則文義未足疑上文功雖成  
乎外至豈不悲哉五十二字當在此下傳寫者誤移  
置於前耳今訂正如左

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孫叔敖之遇荆莊王爲幸自有  
道論之則不然此荆國之幸荆莊王好周遊田獵馳  
騁弋射歡樂無遺盡傳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  
孫叔敖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爲故故使莊

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  
內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胃中大擾  
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爲用心如此  
豈不悲哉

中行寅染於黃藉秦高彊

當染

樾謹按黃字衍文蓋卽寅字之誤而衍者墨子所染  
篇無黃字

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則所染不當

樾謹按下句故字涉上句而衍當云不知要則所染  
不當墨子所染篇作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無故字



帝王亦然

繼謹按上文舜禹湯武皆帝王也帝王之事已見上文何以又出此四字下文所言孔子墨子皆非帝王與此不相應且既言帝王亦然而下卽繼之曰非獨國有染也兩句亦不相屬義殊可疑據墨子所染篇云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疑此帝字爲衍文王乃士字之誤呂氏原文本云士亦然非獨國有染也蓋卽用墨子之意而倒其文耳下文言孔子墨子事而總之曰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士字正與此應因士

誤爲王後人遂臆加帝字耳

缶醯黃虻聚之有酸

功名

樾謹按此當作缶醯黃有酸虻聚之有讀爲又言黃而又酸故虻聚之也高注曰黃美也黃故能致酸酸故能致虻可知有酸二字本在虻聚之上矣當據以訂正

行不異亂雖信今民猶無走

樾謹按高注曰行不異亂雖欲信利民無有歸走也然正文本無利字且旣行不異亂矣又何信利民之有高注非也信疑倍字之誤上云今之世至寒矣至

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此云行不異亂雖倍  
今民猶無走言雖寒熱加倍於今之世民猶無可走  
也倍信形似而誤知士篇視若是者倍反戰國策作  
若是者信反卽其例

及其天年

先已

樾謹按及字無義呂氏原文當作終其天年終古文  
止作父故誤爲及耳孫氏星衍云御覽作反則又及  
之誤字

督聽則姦塞不皇

樾謹按皇讀爲惶謂姦邪閉塞不至惶惑也蜀志呂

凱傳曰遠人惶惑是惶與惑同義字亦作遑後漢光武紀曰遑惑不知所之遑與皇古通用故此又作皇也高注曰姦軌塞斷於不皇皇暇也殊不成義

三王先教而後殺故事莫功焉

懋謹按高注曰成王事之功無過於三王此未得功字之義國語齊語辨其功苦章注曰功牢也管子小匡篇辨其功苦尹注曰功謂堅美荀子王制篇辨功苦楊注曰功謂器之精好者是古以堅美精好者爲功本書誣徒篇曰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亦以功苦對文此功字義與彼同事莫功焉猶曰事莫善焉正

與上下交德莫盛焉兵莫彊焉同義御覽引作功莫大焉後人不知古義而妄改耳

事心乎自然之塗

論人

樾謹按高注曰事治也於義未得禮記郊特牲篇信事人也鄭注曰事猶立也釋名釋言語曰事傳也傳立也青徐人言立曰傳然則事心乎自然之塗猶曰立心乎自然之塗也

哀之以驗其人

樾謹按人當讀爲仁言哀之以驗其仁愛之心也高氏不知人爲仁之段字乃曰人人可哀不忍之也斯

曲說矣

黃帝曰帝無常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以言不刑蹇圍道也

圍道

蹇謹按刑蹇二字連文刑蹇與形倨同莊子山木篇曰君無形倨注曰形倨躓礙之謂然則不刑蹇者不躓礙也蓋引黃帝之言而釋之曰帝無常處者以言不躓礙也是圍道也應同篇引商箴而釋之曰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慎大篇引周書而釋之曰以言慎事也文法竝與此同高注非是

堯舜賢主也皆以賢者爲後不冒與其子孫猶若立官

必使之方

樾謹按高注曰以賢者爲後謂禪位也堯傳舜舜傳禹故曰不肖與其子孫也方正不私邪之謂也如高氏意則謂堯舜傳賢而不傳子猶立官之不公邪耳大失呂氏之旨矣本篇名曰圜道其大旨以爲主執圜而臣處方故上文曰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此文立官必使之方卽承上文而言猶若者猶然也誣徒篇曰雖不肖者猶若勸之蕩兵篇曰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凡言猶若竝與猶然同義此言堯舜不以天下傳之子孫而其立官也猶然必使之方下文

曰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夫矣而與其子孫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亂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遠而所知者之近也此正見其與堯舜相反堯舜不爲子孫計而立官猶必使方今世人主無不爲子孫計而立官反不使方故爲所欲遠而所知近也又按高氏訓方爲正亦未合方與圍對下文曰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所謂方也正字之義未足以盡之

其性禮其事祝

孟夏紀

樾謹按畢氏沅曰月令無此二句此書前後亦無此例當爲衍文然旣前後皆無此文何出而衍蓋五行



分配五常五事自古有此說竊疑呂氏原文每紀皆有之後人據月令刪去而孟夏紀尙存此二語則刪之未盡者耳正可藉以考見呂氏之舊未可反以爲衍也

不疾學而能爲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

勸學

樾謹按高注曰魁大之士名德之人其說名字之義未得名亦大也禮記禮器篇因名山升中於天鄭注曰名猶大也國語魯語取名魚韋注曰名魚大魚也然則名人猶大人也正與魁士一律安死篇曰又祝名巨大墓葬之厚者此言魁士名人猶彼言名巨大

墓矣高氏注戰國策秦策賂之一名都曰名大也然則名之爲大高氏固有此訓矣乃此注以爲名德之人殊失其誼

復過自用不可證移

証徒

樾謹按高注訓證爲諫則其字當作証說文言部証諫也戰國策齊策上尉以証靖郭君高注曰証諫也本書知士篇亦誤作證是其例矣畢氏校本於知士篇已改作証而此文猶未訂正偶未照耳

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

樾謹按親字衍文也高注曰見權勢及富厚者可知

正文本無親字當據以訂正

人之情惡異於己者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

樾謹按兩句傳寫互易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與上文此師徒相與異心也文義相屬人之情惡異於己者與下文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怨不能譽其所惡文義相屬當乙正

故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

樾謹按中讀爲忠古字中忠通用漢張遷碑中蹇於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君以中勇竝段中爲忠是其證也遇師則不中言其事師不以忠誠也高注以不

中爲不正非是

嗜欲不辟樂乃可務

大樂

樾謹按辟讀爲僻謂不邪僻也高訓爲開非是

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歡欣而說也

樾謹按大疑夫字之謬

先聖擇兩法一

樾謹按高注曰擇棄也法用也則擇乃釋字之誤長

見篇視釋天下若釋躡注亦訓釋爲棄是其證

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爲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

繼謹按國人愈危句衍人字身愈危累句衍危字民  
愈怨國愈危身愈累皆三字句下文曰故樂愈侈而  
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亦皆三字句是其例也今誤  
衍人字危字則不特句法參差且國人卽民也旣言  
民又言國人於義複矣

失樂之情其樂不樂

繼謹按高注曰非正樂故曰不樂也此注未得古義  
古無一字兩讀之說禮樂之樂哀樂之樂其讀同耳  
其樂不樂者言其所爲音樂不足喜樂也上文曰以  
此爲樂則不樂又曰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

樂也上樂字竝禮樂字下樂字竝哀樂字高氏以非

正樂釋不樂非其旨矣

制乎嗜欲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

樾謹按下制乎二字衍文也嗜欲無窮四字爲句涉上句而衍制乎二字則文不成義

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

通音

樾謹按下以字衍文勝理以治身則生全生全則壽長矣若作以生全則文不成義下文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法立上無以字是其證

大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

慙謹按高注曰嫌聽譬自嫌之嫌此注必有誤高注  
原文當作嫌讀如自謙之謙禮記大學篇此之謂自  
謙鄭注曰謙讀爲嫌高意此嫌字與自謙之謙同亦  
當讀爲嫌故云然也孟子公孫丑篇吾何嫌乎哉趙  
注曰嫌少也大學篇正義曰嫌不滿之貌太小則志  
嫌於義正合

以危聽清則耳谿極

樾謹按高注曰谿虛極病也殊不成義谿疑飢字之  
誤其左旁谷字與饑字左旁谷字相似因而致誤也  
文選上林賦曰與其窮極倦飢郭注曰窮極倦飢疲

憊者也是飭極義同竝有病義

乃之阮諭之陰

古樂

樾謹按阮諭本作阮諭阮讀若昆說文繫傳自部阮代郡五阮關也從自元聲讀若昆是其證也阮字讀與昆同故即可借爲昆諭者侖之借字阮諭卽昆侖也因論誤作諭而讀者又不知阮與昆古音相近故莫得其旨

有倕作爲鞀鼓鐘磬吹苓管塤箎鞀椎鍾

樾謹按吹字衍文也下文云或鼓鞀擊鐘磬吹苓展管箎卽承此文而言此言鞀鼓不言鼓鞀鼓言鐘磬



不言擊鐘磬則筭上不得有吹字明矣蓋卽涉下文而衍

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

樾謹按高氏解三淫爲剖比干之心斷材士之股剝孕婦之胎先識覽殺三不辜注同然竊謂殺三不辜或如高氏之說若此云三淫恐注義尙有未安且如注義則三淫卽殺三不辜使易其文曰諸侯去殷殺三不辜而翼文王其可通乎三淫之文殆必有誤呂氏原文疑當作諸侯去殷王受而翼文王王與三形似易誤受誤作至因又誤爲淫耳

土潤溽暑

季夏紀

懋謹按暑字衍文也高注曰夏至後三十日大暑節  
火王也潤溽而溼重又有時雨然則潤溽下無暑字  
明矣後人因注有大暑字遂於正文屨入暑字弁禮  
記月令而亦誤矣月令鄭注曰潤溽謂塗溼也是古  
本禮記無暑字

以將陽氣

懋謹按詩樛木篇福履將之箋云將扶助也以將陽  
氣者以扶助陽氣也說文手部將扶也將與肝通  
無留獄訟以亟以故

樾謹按高注曰亟疾故事然以疾以事義不可通下以字乃爲字之誤無畱獄訟以亟爲故猶上文曰無敢懈怠以多爲務也兩文正一律

候人兮猗

音初

樾謹按文選吳都賦注引此文無兮字是也猗卽兮字不當竝用

涉漢梁敗

樾謹按左傳正義云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此言梁敗者天子造舟爲梁舟敗卽梁敗也畢校疑其互異非是

四面不出周郊

制樂

樾謹按上文曰東西南北不出國郊則此周郊亦國郊之誤韓詩外傳正作四面不出國郊

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七年

樾謹按下星字衍文也舍行七星故一徙當七年其中間不應有星字

寒暑則不當

明理

樾謹按寒暑上當有其字方與上三句一律

人民淫燦不固

樾謹按下文云禽獸胎消不殖草木庠小不滋五穀

萎敗不成則此句是言男女不能生育季夏紀禾稼不育乃多女災是也高注曰不固不執正道失之

有若山之楫

樾謹按高注曰楫林木也然楫之爲林木古訓無徵楫疑櫂字之誤說文木部櫂木葉搖白也徐鍇曰謂木遇風而翻見葉背背多白故曰搖白也氣之形狀若風之翻動木葉故曰有若山之櫂上文云有若水之波亦以水之播動者爲喻義正一律

有鬼投其陴

樾謹按高注曰陴腳也音楊子愛胥一毛之胥然陴

不訓腳亦不音辭音訓均有可疑以下文有螟集其  
國例之則陴字仍當從城上女牆之本義說文官部  
陴城上女牆俾倪也投其陴集其國文正一律高讀  
殆非

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

振亂

樾謹按高注曰攻伐欲陷人救守欲完人其實一也  
然其實一也謂之一實義似未安一實當作一貫知  
化篇曰雖知之與勿知一貫也過理篇曰亡國之主  
一貫是呂氏書多用一貫字此文實字當亦貫字之  
誤耳

自今單脣乾肺

禁寒

樾謹按自今乃自今之誤畢校已及之矣單字高注訓盡然脣無可盡之理殆非也單當讀爲燁省不從火耳後漢泗水王歆傳注燁灼也然則燁脣者灼脣也與乾字同義順民篇焦脣乾肺此言燁猶彼言焦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

樾謹按疾取救守義不可通疑疾下奪攻伐二字當云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攻伐取救守不義莫大焉下文屢以攻伐救守對言此可爲證疾攻伐者言深惡此攻伐之事也安死篇曰今多不先定其是非

而先疾鬪爭此惑之大者也疾攻伐與疾鬪爭同誼  
呂氏之意主乎攻伐而不取救守故以疾攻伐取救  
守爲不義振亂篇曰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  
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  
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文義與此相似此云  
疾攻伐取救守猶彼云非攻伐而取救守也下文云  
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誤與此  
同高注訓疾爲爭其義迂曲矣

故取攻伐者不可非

樾謹按取者二字衍文也此文本云故攻伐不可非



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言攻伐與救  
守皆有是有非也弟一句衍取字者字則與下三句  
不一律而義亦不可通矣

救守不可取

樾謹按高注曰於義當守當救不可取而有之也此  
注蓋有奪誤當云於義不當守不當救不可取而有  
之也上文攻伐不可取注曰於義不可攻不可伐故  
不可取是其例矣惟高氏解取字爲取而有之殊失  
其指不可取與不可非對文乃孔子奚取焉之取非  
謂取而有之也畢氏沅校本不解前後文誼又不知

高注之奪誤反疑此五字爲衍文故具論之

若令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厲爲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爲丘墟身爲刑戮吾未知其爲不善無道侵奪之至於此也晉厲知必死於匠麗氏陳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宋康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爲不善之至於此也

樞謹按此文凡言吾未知者三惟末句不誤第一句第二句皆有衍字蓋此文皆承上文而言上文曰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者

幸也據此則第一句當云吾未知其爲無道之至於此也第二句當云吾未知其爲侵奪之至於此也今第一句衍屬字第二句衍不善無道四字則與上文不相應矣

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

論威

樞謹按古乃謂字之誤涉下文故古之至兵句而誤也謂之至兵四字爲句乃結上之詞當連上文讀之曰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謂之至兵高氏本於此下出注曰至兵至德君之兵也

令無不化故謂之至兵也今誤移注文於民之重令也下乃改注文至兵爲至重而文義俱乖矣民之重令也本與下文重乎天下貴乎天子一氣相屬今誤斷之則文不成義非高氏之舊當訂正

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

簡選

樾謹按高注曰兩技也以技訓兩未知所出疑呂氏原文作五能之士古能字或段而爲之不屈篇曰施而治農夫者也注曰而能也是本書段而爲能之證而兩形似因誤爲兩矣

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

決勝

樞謹按此本作能審因而加則勝不可窮矣下云勝不可窮之謂神卽承此言今則勝二字傳寫誤倒

趙簡子有兩白驪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驪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爰士

樞謹按高注曰陽城姓胥渠名處猶病也廣門邑名也官小臣也此注殊誤當以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爲句官館古同字周易隨初九官有渝蜀才本官作館是其證也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者言陽城胥渠居於廣門之館也夜款門而謁者卽陽城胥渠其曰

主君之臣胥渠有疾乃胥渠自通於謁者之詞非他人代爲之請也故董安于曰謁胥渠也期吾君驟請卽刑也若他人代請則不得以此爲胥渠罪矣高氏不知官爲古館字而讀處字絕句訓處爲病古無此義又以款門者爲廣門之小臣益非當時事實

天子乃厲服厲飭

季秋紀

懋謹按厲飭本作廣飭高注曰是月天子尙武乃服猛厲其所佩之飾以射禽也猛厲下脫之服廣三字本作乃服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以射禽也淮南子時則篇天子乃厲服廣飾高注曰天子尙武乃服

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以取禽是其明證也廣字涉上文而誤作厲而注文又有脫字遂不可復正矣於是翦其髮酈其手

順民

樾謹按酈未詳何字畢校云李善注文選應休連與廣川長書引此亦作酈音酈似當從磨得聲善又注劉孝標辨命論引此作磨恐是磨字之誤今按畢說是也呂氏原文本作磨後人音磨爲酈遂并正文磨字亦誤加丌旁而磨又誤作磨於是其字益非矣磨者攄之段字說文木部攄攄攄指也韻會引繫傳曰謂以木桡十指而縛之也亦通作攄莊子天地篇

罪人交臂歷指是也此云磨其手於義正合至精通  
篇刃若新鄜研高注曰鄜砥也其字宜是磨字之誤  
與此交全別手豈可言砥乎畢氏混而一之非是

上貢必適

樾謹按此本作貢士必適禮記射義疏引書傳曰古  
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  
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又云貢士一不適謂之  
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然則貢士必適謂  
文王貢士於紂無不適也士誤作上又誤作上貢而  
義不可通矣



顏色愁悴不瞻者

樾謹按愁悴卽憔悴也說文禾部秋从禾爰省聲籀文作穰不省火部爰讀若焦是秋與焦聲相近漢書律麻志曰秋穰也古誼卽存乎聲秋之訓穰亦秋與焦聲近之證也然則憔悴之爲愁悴正古人同聲假借之例

願一與吳徼天下之喪今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償此孤之大願也

樾謹按徼天下之喪句前下字畢校已及矣今吳越

之國當作令吳越之國蓋言願令如此也作令者誤  
客官爲寡人少來靜郭君乎 知十

樾謹按少字衍文涉上文寡人少殊不知此而誤職  
國策無少字

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 審已

樾謹按高注曰不欲天物故釋之此未得呂氏之旨  
下文曰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  
知子之所以中乎荅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子路  
之釋雉卽關尹子之意蓋揜襲而取之是未知所以  
取之也猶射中而未知所以中也雖足以得物而於

已未審此子路之所以復釋之而呂氏引以證審已之義者也高注失之

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

樾謹按此當作君之賂以岑鼎也欲以免國也欲字誤移在上句則文不成義畢曰猶言賂以其所欲之岑鼎曲說也

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伐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

樾謹按侈衣美食四字當在所被伐者下言攻者將發而所被伐者雖侈衣美食而不樂也

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

節喪

樾謹按生者之所甚欲謂利也珠玉國賈之類豈非生者之所甚欲乎而以之徇葬其必不能安也明矣下文曰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摯肝以求之卽承此而言高注曰甚欲欲厚葬也則與下意不屬矣

皆鄉里之所釜鬲者而逐之

安死

樾謹按此句與上下文不屬疑鄉里以下十字乃後文撲擊過奪下之錯簡當云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

子兄之不悌弟皆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  
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爲之於是乎聚羣  
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撲擊過奪鄉里之所釜甌  
者而逐之又視名臣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使居以微  
扣之如此則文義始順戰國策秦策蔡澤見逐於趙  
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此云撲擊過奪鄉里之所  
釜甌者而逐之卽其事矣若在上文則義殊不可曉  
此言不知鄰類也

樾謹按鄰字衍文也此言不知類也與孟子子告子篇  
此之謂不知類文義正同鄰類形似因譌致衍耳聽

言篇曰乃不知類矣達鬱篇曰不知類耳竝無鄰字足徵此文之衍

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

樾謹按兩方字竝乃字之誤言所非乃其所是所是乃其所非也故曰是非未定高氏不知方字之誤而訓爲比迂矣

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

異寶

樾謹按舉字衍文也此當云其主俗主也不足與今衍舉字者古與舉二字通用周官師氏職曰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史記呂后紀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

作與是其證也疑此文與字木或作舉傳寫誤合之  
因爲不足與舉矣高注訓舉爲謀非是

五員過於吳

樾謹按此當作五員適於吳涉上文過於荆而誤耳  
上文云因如吳過於荆蓋紀其所經歷故得言過若  
吳則其所如也不得言過矣高注曰過猶至也當作  
適猶至也莊子天地篇釋文引司馬注曰適至也高  
氏訓適爲至正與此同足徵過字之誤

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爲矣而  
無以爲之

樾謹按而無以爲四字爲句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言人皆有爲而彼獨無爲也爲矣而無以爲之言雖有爲而仍無爲也高氏讀而無以爲爲矣六字爲句則上下文皆不成義

搏杖而揖之

異用

樾謹按搏杖卽扶杖也搏聲夫聲相近故義得通釋名釋言語曰扶傅也傅近之也是其例矣

無發蓋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發蓋藏起大衆地氣且泄

仲冬紀

樾謹按以固而閉本作以固天閉地地氣且泄本作



陽氣且泄音律篇曰黃鐘之月上事無作慎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是其證也月令作以固而閉地氣且泄乃奪陽字又誤天字爲而字耳後人據月令以改此文幸音律篇未改尙可訂正說詳羣經平議

兼用六物

樾謹按上文秬稻必齊麩藁必時湛醴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正是六物故月令正義曰六物者秬稻一麩藁二湛熾三水泉四陶器五火齊六也其義明白自可無疑而高氏此注曰六物秬稻麩

藥水火也則與上文不合疑高注本曰六物梳稻麩  
藥湛饒水泉陶器火齊也傳寫有奪文耳

人時灌之則惡之而日伐其根

至忠

繼謹按日當作自字之誤也此句自字與上句人字  
正相對下文曰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卽承  
此言之足徵日伐之當作自伐矣

王大怒不說

繼謹按大怒不說於文似復而非復也說之言解也  
詩氓篇猶可說也鄭箋曰說解也禮記檀弓篇天下  
其孰能說之鄭注曰說猶解也然則大怒不說猶大

怒不解耳

殺身出生以徇之

忠廉

樾謹按高注曰出猶去去生必死也然出生二字義甚迂曲疑當作出身殺生以徇之誠廉篇曰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亦以出身二字連文可證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

當務

樾謹按此當作有妻之子不可而置妾之子乃後人不解古義而妄改之也不可而者不可以也本書每有此例功名篇曰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不屈篇曰惠子曰若

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用民篇曰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凡言不可而者竝與不可以同

竟語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

長見

樾謹按犯我以義違我以禮卽範我以義圍我以禮  
範圍作犯違皆段借字周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  
釋文曰範馬張王肅本作犯圍本作違是其證矣

遭乎亂世不爲苟在

誠廉

樾謹按在字無義疑仕字之誤

與其竝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

樾謹按竝字無義疑立字之誤

公孫宏敬諾 不長

樾謹按敬諾上本有曰字傳寫奪之耳戰國策正作公孫宏曰敬諾

良人請問十二紀 序意

樾謹按高注曰良人君子也此訓未得國語齊語曰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韋注曰賈侍中云良人鄉士也昭謂良人鄉大夫也呂氏所稱良人或亦此乎

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

樾謹按大圖四語皆黃帝之言爰卽曰字也尙書洪

範篇上爰稼稽史記宋世家作土曰稼稽古爰曰通  
用爰有卽曰有耳

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

樾謹按精之言甚也呂氏之意蓋謂目耳心三者皆  
爲私設至其甚則智無由公矣至忠篇曰夫惡聞忠  
言乃自伐之精者也注曰精猶甚勿躬篇曰夫自爲  
人官自蔽之精者也注曰精甚然則謂甚爲精本書  
之恆言畢氏疑精爲情失之矣